

文化苦旅 □秋风

叩门客不在

总想去拜访一个人。他总是把自己描画成鸡鸣鱼鹭的形象,而且画得出神入化,不同凡俗……但它们的眼睛却常常是方形的,而且总爱用白眼仁睥睨人和世界。但我只是个俗人,也不知能不能靠近……

就去了。离家两千余里,出南昌二十余里,我终于站在了一泓孤寂地淋在细雨里的小湖边;湖对岸,那隐约横在天地交接处的一抹阴影,大约就是那神圣的所在——八大山人的栖息地了。

正是烟雨迷蒙的初春时节。江南大地在那时可可爱得像是谁不小心遗失的一块花手帕;而在那片色彩斑斓的田畴上,就突兀出一堵白墙,曲折蜿蜒地围起一方清静——当然还有几间长满瓦松的瓦房……这,便是那院落了。

沿着一条伸展了三五百年的鹅卵石铺成的小甬道,我慢慢向那院落的深处走去。道虽不宽,满地的绿苔却不时勾起人怀古的思绪。道旁是圃,圃里有竹,一丛一片;也有兰草,疏淡在矮矮的篱边;也不知桂树隐藏在哪个老树的后面,只闻着馨香,像浓浓的雨雾似的弥漫着……再往前走,才到了一个白墙黑瓦的建筑群落。房是一间连着一间,我一间挨个进着……他的寝室、画室、客室我都去看了,在那间展览室,我也盘桓了很久……我总不忍就这么匆匆离开,我总在顽固地等待着那个奇迹的出现……但是,没有,那个奇遇没有出现……

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在自己恬淡如水的心境里迷路了。举目四望,四面皆房,这么一围,就围出一方幽静和一个天井来。天井四角四棵树,却都怪得叫不出树名;只一味朝天井那点光亮处长着,就把清凉的影子浓浓地洒在地上。人若学树,仰头看去,便就像一个基督徒似的看见那条通往天国的光明之路了。天井的中央,是一个方坑,深约尺许,滑腻腻地,长着苔藓,一地绿如丝绒。听着,总觉得那些高大的房屋深处透出一丝丝捉摸不定的声息,只能肯定那究竟是谁的磨墨声还是翻书声。冷不丁,一滴房檐水,落在房阶上,响得清脆如磬,令人心头一惊。但是没有……不见那个身影……

出了天井,信步踏上了一条小道。草都快把小道挤没了。露水浸湿了人脚也把我的心沁得一喜:这么一条道儿,朱耷老先生能没走过?这时,我依稀觉得,有个足穿草鞋的老人飘然而至了;他头戴一顶斗笠,肩荷一柄老锄,几缕长髯,飘在胸前……他在笑什么呢?风竹只顾摇晃着一身清韵,鸣蛙只顾吼叫着一腔宽心,他是想烹一口香茗去了……罢罢罢,无茶就姑且打一桶甘冽的泉水凑合去……

慢慢走上一个小土丘,白围墙便矮下去了一截。极目远眺,墙外的田畴便随着人的目光和胸怀一并舒展开去。一块是油菜花灿烂的金黄,一块却是新秧苗绿绒般的青翠,还有一块是平展展的仿佛明镜似的水塘……便有披着蓑衣的农人,弓着腰,赤脚踩在泥里,在田里劳作;一旁有野鸭,也有鹭鸟……鹤却一直学着人的样子,一次次垂下头去,跟在人的身后,觅食……八大山人会不会就在那些人里面混着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远处那几个冒着炊烟的村庄他一定去过……也许和今天一样,天也下雨,他却在雨雾里迷路了……他是为了寻访一块怪石采撷一把野菊才出这趟远门的吧?你看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哪一笔一划一勾一顿没有这块大地的精魂呢?他不融入这风这雨这泥这土,兰花石头和鹭鸟的魂魄凭什么会渗入他的笔下呢?

下了土丘,再往前走,院落就有点荒芜了。一片碧草,严严实实地掩蔽着一个小小的土包,在初生的暮色里,也看不大清,大约就是八大山人的坟墓了……

人在回程的车上,魂却不知何时溜出玻璃窗,穿过密密的雨丝和淡淡的暮色,肃立在八大山人的墓前了。的确是不大的一个土疙瘩,也没有那几行虚张声势的石人石马,但那里,或者是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一定有几丛兰草野菊飘逸着……当然还有几块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高傲的石头……坟墓是个句号,但它能让一切都归零吗?朱氏家族的金银财宝的确早就改名易姓了,但八大山人坟头上的兰草石头,却永远年轻鲜活,不会腐朽……

书人书话

永远的史铁生

□楚丝

“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第二职业才是写作。”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一位十九岁那年就因双腿残疾而坐上轮椅的返乡知青,他的名字叫史铁生,2010年岁末的最后一天,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溘然长逝。

而在此之前十年,身患尿毒症的作家不得不依靠定期透析维持肉体在尘世的运转,如果再往前推,早在三二十年前,死亡的魅影就已经在他个体的世界里大规模云集、窥视,伺机攻陷最后的阵地。那段时间,作家与死亡的搏杀以无声的方式,在地坛的角角落落里展开,撕心裂肺之后,沉静而博大的地坛以无上的包容性启示着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没有辜负地坛的暗示,从渺小病痛的躯体中遁出,进入涅槃的通道,开启了另一套生存的密码。

世人大多在病痛的日常含义内打转,视病痛为洪水猛兽,为身体内魔鬼的升腾,为人间之至苦,因此万般惧怕和逃避,一旦有了病痛,则自怨自艾,自辱不平,或者呼天抢地,默吞苦果。极端情况下,一场病痛促使一个人性情大变的案例,在我们的身边亦不乏之,常人的种种古怪言行,由避苦趋乐的人的本性或许可以得到理解。翻看历史的微小针脚,即使在那些精神世界异常宏富的智慧者那里,对待病痛也往往取向两极,要么极端厌

恶病痛的折磨,甚至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博尔赫斯有次在病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它(自我肉体)的老护士,它逼着我为它洗脚!”而三十七岁的梵高疯狂地举起利刃,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被公认为硬汉的海明威,在病痛的晚期干脆拿起大口径猎枪,对准自己的口腔扣响了扳机,这种与病痛同归于尽的行为,看上去极端惨烈,若非对病痛的仇恨达到顶点,这位硬汉断不会下此狠手。而另一种取向则是试图将病痛踏在脚下,采取无视的态度,失聪多年的贝多芬宣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借保尔之口说出“医治一切病痛最好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名言的励志色彩,由此占领了道德的最高阵地,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影响与覆盖,拥有了无所不在的正确性。其实细究一下,这些励志故事的潜台词里还是将肉体的病痛放在了人生的对立面,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病痛之间是分裂的,也是不可弥合的,在其本质性上,与甘做病痛的牺牲品并没有什么两样。

地坛的日日夜夜,经历了锥心刺骨的灵魂拷问之后,史铁生从开始的自怨自艾,转向了对病痛的敬重,而写作也就成了作家弥合肉体病痛与精神存在间裂隙的必然方式。有一年的某报纸上曾刊登一张史铁生与当时世界短跑冠军刘易斯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史铁生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刘易斯风神潇洒地站在他的身边,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张照片是个很好的表征,因为其中两人虽然皮相的差异显著,但在另一个层面,他们是真正的知己,身体衰弱的史铁生,虽然连站也站不起来,但他的灵魂却在无羁地奔跑着,跑得跟刘易斯一样快,甚至比刘易斯还要快。刘

易斯读过史铁生写的书,他尊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作家,这位运动健将凝视着史铁生,眼光里不是怜悯而是尊敬。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奔跑者,他们在与命运赛跑、与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赛跑。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输。

恰如帕斯卡尔所言,人不过是根芦苇,有些时候,这根芦苇常常因病痛而萎缩,但因为有了思想,哪怕是萎缩的芦苇也会拥有了不一般的重量,不会轻易地在风中倒伏。史铁生首先是位思想者,其次才是位写作者,他的作品从不炫耀技术,在病痛中,他用思想打通了过去和未来和现在的藩篱,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成为重量,当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也打通了生死,成为真正的一个向死而生者。他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和《命若琴弦》,皆是直接关乎病痛的作品,也是向病痛发问的结晶,在这些充满本真生命体验的文字记录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最多,可以说,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弥合了肉身之重与精神存在间裂隙后的作家,身姿轻盈,即使是在冥想中,照样可以用思想绽放一个宏阔的世界。一花一世界,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的特别赐予。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的思想者轻装上路,去了另一个世界,而在活着的我们这里,宁愿相信,他是安详地幸福地睡去了。

“一路好梦,史铁生!”



聊斋闲品

笔墨与风水涣

□胡竹峰

读书几乎是我的日课,说几乎,因为偶尔也会厌烦。

书读烦的时候,我就观画或者读帖,观中外各种画册,读古今各类法帖。

画册花花绿绿,让我读出一身的喜气。岁末年关,屋子里没有供暖,冬寒乏味,我更懒得读书,越发热衷画册,三三五五地打开,像小时候看连环画,摊了一地,提前欢欢喜喜过大年。

各种字帖横七竖八在地板上乱放,汉简与魏碑相叠,行书与草书呼应,有很多声音从地面发出,是钟繇的,曹全的,褚遂良的,杨维禛的,文徵明的,邓石如的。我笼罩在中国书法的郁郁之气中,顿时文采兴盛,肺腑之间有笔墨,于是开始写作。一个句子追赶着另一个句子,一段文字追赶着另一段文字,一篇文章追赶着另一篇文章。如此蓬勃的创作力,我觉得来自于书画艺术的熏陶,书法气息熏染着文字的旧味,画中味道陶冶着文章的色彩。(好的文章应该有旧味与色彩的,墨分五色,文章亦是如此。)我几乎有点得意忘形,尽管无才可恃,我也要傲物的,傲各种文学读物。

我觉得写作不过小道耳。

我突然发现笔墨是活的,笔墨的主人是活的,他们坐在我的对面:

王羲之袒着肚皮,敞开袍子,表情轻松;颜真卿蟒袍宽幅,一脸正气;米元章身材峭拔,面目冷峻;苏东坡意态悠闲,步履沉着;王宠风流蕴藉,纵情山水;郑板桥卓尔不群,怪里怪气;何绍基一身酒气,夸

夸而谈……

柳宗元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过了片刻,渔翁回家了,孤舟在河堤边荡漾,一江寒雪,茫茫一白,宣纸白。

这场景有张宗子《湖心亭看雪》的笔意: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也像宣纸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一点、一芥、两三粒,是洒在宣纸白上的淡墨。一点一芥两三粒的细微中有天地之无限,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宏大中有一点一芥两三粒的细微。

画面活了。

大中有小,多中有所,满中有浅,阴阳相济,这是中国所有上乘艺术的特征。

中国艺术,道家的痕迹处处可见,阴阳为骨,无为是表。

前些时读《周易》,象曰:风行水上,涣。大意是水上见风,涟漪泛起,散而不乱,涣然而合,成自然之象。

古人说巽为风,坎为水,风行水上,而文生焉。苏洵又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他又说:“天下之无营而生者,惟水与风而已。”

无营的境界,心向往之。

无营而为,写胸中所想,匠心中师法自然,兼收并蓄,不刻意追求某个主题或者意向,笔墨着色间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源于内心,成于自然。凭天性,靠感觉,领悟自然之神祇,那是古往今来、天地之间最难得的品质。

校园童谣

满汉全席

□刘怡宁

大家一定听说过满汉全席吧,但你不一定吃过,我也一样。不过星期四(12月23日)我们全班同学就吃了一顿色香味俱全、特殊的“满汉全席”。

最近,我们学习了小学四年级语文中《乌塔》这篇课文,文中的主人公乌塔是个自理能力极强的女孩儿。徐老师、权老师为了锻炼我们,让全班每个同学做一道菜,星期四带到班上让大家品尝。

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我带了韭菜大肉馅饺子和胡萝卜拌芹菜赴宴。本以为自己的饭菜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瞧瞧同学们,有做香蜜麻团的,有做黄金大闸蟹的,有做国色天香炸鸡翅的,有做培根肉卷的……简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老师让我们把桌子摆在一起,八个人一组,把菜放在桌子上。嗨!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浓浓的香味,鲜艳的色彩,让人直流口水。哎,徐老师怎么还不让吃呢?

“开吃!”老师话一出,班上顿时热闹起来。只见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挑菜吃,一个个露出满足的表情,教室这个临时宴会厅充满了欢声笑语,老师也高兴地品尝着学生做的佳肴。我们小组的桌子上除了我的饭菜外,还有鸡蛋沙拉、可乐鸡翅、香酱饼等美食,人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最受欢迎的,是崔宸迤的炸鸡翅,那金黄的颜色、扑鼻的香气,引得我们一抢而光。对其他食品,我们就慢慢品尝了。

我做的胡萝卜拌芹菜也比较受欢迎,很快就被全组吃光,我开心极了。可是,我的饺子还剩余不少,总不能再带回家吧!啊!有了:推锅!我拿着筷子和一盆饺子,向别的组走去。“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鲜的韭菜大肉饺子,免费品尝!”我一边走一边叫。同学们纷纷拿起筷子,有的夹一个,有的夹两个。最让我高兴的是焦紫祯,她品尝了一个饺子后,竟然又夹走了最后的五六个。同学们也让我品尝了鸡翅、炸小黄鱼、炒土豆丝、萝卜肉馅饺子等好多美味佳肴。

最后还有没吃完的饭菜,老师让放在台上,只要愿意,都可以去选吃。人人“酒”足饭饱,“满汉全席”圆满结束。

这别开生面的宴席虽然过去好多天了,留给我的,却是难忘的记忆。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四(3)班 辅导老师 徐光华